

## 梳不盡

作者：鍾怡雯

每增加一個背包，我就順手多買一把梳子。梳子，而非衣服或鞋子，變成背包最緊要的配件，雖然不倫不類，我卻頗為自己的小聰明而自喜。因為健忘，出門常常漏帶東西，加上會拖，老是最後一刻才奪門而出。總是人在外面，才發現缺錢包缺梳子，或是少了髮夾手錶。

沒有髮夾，就放任頭髮追風，吃飯時只好不嫌麻煩，一次又一次的把頭髮掃到腦後。至於手錶，託忘戴手錶的福，遲到還可以臉帶微笑，毫不愧疚的說出理由。缺這兩樣，生活不會大錯，也就容易一忘再忘。錢包最麻煩。當然每個背包都可以放錢包，卻無法在每個錢包複製一張駕照、提款卡或者健保卡。還好，這種不可忘記又不能替代的重要東西，也只有一項。

剩下梳子，算是髮夾的替代品，可又不像髮夾收拾了頭髮還賴在頭上。它收服追風的髮，像個安分的婢女，把主人打扮得體便退隱，因此無妨多買幾個。我喜歡扁梳，像啃淨的魚骨頭，不佔空間又便宜，丟了也不心痛。去年十月兩個妹妹來小住，發現梳子簡直像我身上取下來的肋骨，走到哪貼到哪。進了洗手間，她們先辦正事，而我先找梳子。

於是她們不忘隨時嘲諷我。二對一的辯論，後來竟是我佔了上風。非辯之罪，而是事實勝於雄辯。兩個古怪機伶的妹妹，最後敗在一個懶人的頭髮下。我告訴她們，我服膺每天梳髮一百下的鐵律，雖不能確切實行，心嚮往之，因此時時記掛。如此可以結實手臂，並且促進頭皮的血液循環，烏髮兼美臂，一舉兩得。唐朝神醫孫思邈說的，養生要法之一，是備一把「百齒梳」。她們一個染髮，一個削髮，不折不扣的黃毛丫頭，瞄一下我的頂上風景，只好認輸。

然則事實並非如此，我是道地的知易行難。仔細算過，出門時，梳髮次數可達五十，在家則不及二十。起床後把睡亂的髮梳服貼大概只要十下，接著把頭髮像扭抹布一樣轉幾轉，折成數段，拿個大夾子一別，不必照鏡子，就可以把頭髮打發妥當。

我披著一頭懶髮。懶剪，便任它放肆的長。圖打理方便，便是不燙。每天洗頭，就讓它自然風乾。雖沒有特別照顧，也絕不損壞它。請你相信我，不必花錢去護髮，那只會寵壞它。大學時一位學姊，爲了養那頭長髮，她一星期打工三到五天，每小時四十元，每禮拜護髮加洗頭，就去了三四百。被寵壞的頭髮從此驕縱成性，只要一個星期不管它，光澤立刻消滅，細看還毛毛燥燥，脾氣很不好。

很多人以爲照顧長髮費時費力，其實不然。越不在乎，它就長得越好。我沒有胡亂編派，讀過一篇叫〈種樹郭橐駝傳〉的古文嗎？爲什麼郭橐駝能把樹種好？訣竅就在「順木之天」。別人種樹都愛護太甚，時時撫它搖它，雖日愛之，其實害之。只有郭橐駝給足生長的基本條件，就放任它成長。樹反而繁茂壯碩。結實纍纍。養髮如養樹，真的要照顧，我寧願多吃一些何首烏，養於內勝過養於外。

中醫深信髮乃血之餘，又說腎之華在髮，只有血足腎固才會有美髮。何首烏

一大包兩百元，功能養血烏髮。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當初命此藥名的人姓何，見這種植物入夜即葉合，認為是靈草，因此服食根莖，於是頭髮愈黑，而身輕體壯，於是名之為合首烏。當然像我這樣喜歡追根究底的人就會問，含羞草到了晚上也把葉子合起，他為什麼不吃含羞草？又怎麼知道要吃何首烏的根莖，而捨棄被視為有靈氣的葉片？

這些小疑問很快就被另外一個問題轉移了目標。那天我正埋首沈從文的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突然靈光一閃，奇怪呀，為什麼古人不分男女都蓄髮？即使在清朝，男人剃了半個頭，腦後也還得拖著一條長辮。沒有自來水也沒電流供應的古代，剪短髮，或乾脆剃光頭多省事，免吹免洗，也省去打水擦頭髮的繁縟。何況那頭長髮，還得上髮膏。《詩經》不是說，豈無膏沐，與子同澤？周公忙得連吃飯沐浴的時間都沒有，洗個頭也要被打斷三次，每次都得握著濕淋淋的頭髮出來會客，按照老人家的說法，這樣可是會「頭風」的。

留髮的意義何在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遺訓嗎？這是我的自答，其實是另一個疑問。總有修剪的時候吧？什麼時候剪？剪幾吋？統統不知道。

書到用時方恨少，印象中所讀所考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形而上大道理，譬如修身養性，或者一些被稱為「大事」的祭祀打仗。世俗物質與小老百姓的生活細節，特別是女人的種種，相較之下，實在太少。偶從詩歌裡讀到梳妝打扮的描寫，雖是小小的碎片，也像撿到寶。

大年初二晚上，快十一點了，我還找不到「古人為什麼留長髮」的答案。決定去吵老師。老師的聲音有點沉，顯然已被睡意浸泡著。我立刻先發制人，老師，你還沒睡吧？嘿嘿，這不是廢話，睡著也被吵起來了。老師以為我突然記起要給他拜年，沒想到卻丟去一個他也從來沒想過的問題。他沉吟許久，電話那邊不斷傳來鞭炮聲，最後他竟然說，妳找到答案再告訴我，我要睡覺了。這招高明，拆招於無形，且理所當然把問題再丟回給我。六十幾歲的老先生說要睡覺，學生哪敢說不？

只好掛電話。查了《禮儀》。跟「髮」相關的資料就有三百三十筆，逐筆看下來，不到三分之一我就暈眩想吐。令人沮喪的是，這一百筆的資料全沒提到核心問題。我不想再查，起身找起土餅乾。嘴巴在動，手和腦也沒閒著，邊吃邊翻讀過的資料。《禮記》說女子十五而笄，那是以簪束髮，表示成年。

婦人束髮，最早可以追溯到燧人氏的時代，用羊毛繫縛再紮起，以竹子或荊梭當笄，貫其髻。束髮的羊毛必然要搓揉成繩吧！這樣才牢固。至於髻髮，起初一定不是為了美觀，而是方便，遂以隨手可得，大自然裡的植物為簪。唸碩士班時，有位同學竟能以筆為簪，輕易把長髮綰得一絲不苟，根本不必梳子也省下髮夾。雖然她穿著打扮時髦，我卻以為她頗有古風。小睡時弄亂的頭髮，捲幾捲，拿枝筆順手一插，就是整齊好看的髻。她教過我，我手拙，始終沒學會。收不服的髮絲，過一會兒便告瓦解，只好歸咎長了一頭忤逆的髮。

披頭散髮做起事來多不方便，妨礙視線之外，吃飯喝湯時，說不定還會嚼到飄散的髮，那可是以假亂真的髮菜。因此後來我發明把頭髮當抹布對待的捲法，

也爲了不妨礙做事。我以自身的處境替古人設想，留髮梳髻，頭髮大可一年一剪，不像短髮要常修，其實反而省事。何況古人喜歡豐厚黑髮，因此稱髮爲烏雲，髮髻爲蟠龍。頭髮越長，可盤的髻變化越多。對女人而言，以前大概沒什麼特別好玩的娛樂，不外梳妝打扮、撲蝶撲流螢、繡花盪鞦韆。在長髮上變花樣玩，也算是消磨閨中苦悶的好方法。這是我的推測，實際情況如何，就交給民俗學家考證去吧！

我也喜歡豐厚黑髮，不過對於漢代流行的高髻，實在不敢苟同。當時的童謠是這麼唱的：「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」。一尺高的髻，首先就得有厚重的髮量，因此得借助假髮，先盤成螺旋狀，下大上小，髻中得插支撐的柱，沒有戴慣的人只怕會步履踉蹌。別忘了，假髻還得添上飾物，譬如金步搖或是髮釵，打扮妥了，就像頭上栽了一棵很有分量，精彩繽紛的聖誕樹。走起路來花枝招展，危危顫顫，其實是重心不穩和努力平衡的結果。出嫁時，還得再加高一尺，兩尺高的髻插上六枝沉沉的銀釵，無法想像怎麼走路。當然這是富貴人家的女人，換成是平民或勞作婦女，這種純觀賞的髮式就不合用了。

〈陌上桑〉那位機智的羅敷，梳的是倭墮髻，又叫墮馬髻，側在一邊，似從馬上摔下之狀。我十分欣賞這位採桑女的形象，倒不是因爲她勞作不忘打扮。黃衣紫裙固然艷美，但是不如一個鬆鬆的髮髻，帶出嫵媚而慵懶的情韻，諧和著春天的氛圍和節拍。春天，不就是讓人偷懶鬆懈的季節？向來不喜歡把頭髮抵得一絲不苟，俐落過度，便給人一種過於正式的拘謹印象。

就像抹髮油的男人，不是土氣得可笑，就是油脂得可憎。我偏執的認爲，只有兩個男人抹起髮油來是好看的，一個是周潤發，另一個是華倫鐵奴。這兩人太有型，連髮油那麼不討喜的東西到了他們頭上，都要轉變特質，妝點他們的氣度，塑成自身的一部分，好像那種髮式就該他們專屬。周潤發有點傻氣的笑容，硬是讓光可鑑人的頭髮，變得一點也不脂粉。

我自小在髮油味中長大，父親每天清晨洗完澡，都抹 brycream 牌的髮蠟。父親管那收服他一頭自然鬚髮的東西叫髮蠟。這個名稱令人想像它會塑出又僵又服的髮型。藍綠色的髮蠟，不論老少，從老師到小學生，都抹這種味道很重，又極普通的東西。如今回想，那味道確實太濃，其實有點難聞，絕非令人愉悅的味道。後陽台那兩盆繁茂如小型雨林的薄荷，就老令人想起 brycream，或許髮蠟裡有薄荷的味道？它漸漸的有那麼一點懷舊的意味。但是，這東西也只合懷舊，我可不愛那種油膩的髮型，枕頭會留下可怕的污漬，以及噁心的味道。

家鄉老一輩的女人都抹髮膏，也多梳羅髻。像漁網一樣的黑網，簡單素樸，安分收住長可及臀的髮，網住這些女人的一生，網不住的是花白的髮。她們不用 brycream，而是一種液狀髮油。雜貨店有賣，很便宜。瓶子瘦長，標籤上有個笑得很甜的俏女郎，兩條長辮垂胸。外婆生前就用這種髮油。和她不親，連姓名都不知道，就只記住梳髮的工具。單憑這點我就肯定，即使再唸一輩子中文系，也不會著迷於心性之談。我的生命記憶時而攀附氣味，時而依賴物體，徹底爲物所役，倘若氣味與物體俱亡，記憶也將壞毀。

關於外婆的記憶，也只是氣味和物體。那氣味泰半來自髮膏和漿洗過的衣服，或者一星期洗一次的長髮。她還有一把厚實的木篦，長著細密的齒。用了幾十年的老東西，被手澤髮膏潤得滑溜，而且齒牙動搖，有一兩處和外婆的頭髮一般疏落。一直想不通，髮既已稀，何不改用梳子？那背後必然有故事吧。如果可以，我想保留那把古拙的篦。當然不會用它，只是習慣留下活過的物件，撿拾生命的痕跡。譬如上回返家，搶得父母親結婚時的老床單一角。連母親都想丟棄的垃圾，卻讓我帶了回來，和首飾收在一起。

外婆在我來台半年過世，我沒有奔喪。大年初二，只有母親匆忙帶著兩個妹妹北上，父親請假隨後再回。大學時讀到黃庭堅的詩句：「客心如頭垢，日欲撩千篦」，想起外婆梳髮的情境，以及，那枝老舊的篦。

後來才知道，梳和篦的功用不同。李漁說，善梳頭者，用一百錢買梳子，用一千錢買篦子，梳順髮，篦以除垢。顯然古人平常不常洗頭，因此積累的塵垢，需要一把細密的上好篦子。按照我的推斷，長髮易髒，久不洗，易滋長頭蝨。或許，那密齒也可梳落吃得太肥的蝨子吧！至於尖細的簪，不只可以髻髮，也可取下搔頭抓癢，杜甫不是說「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」？講究點的人家還分櫛櫛和象櫛。櫛櫛是白木梳，頭髮濕滑時用；乾而澀，則用象牙梳。梳子不嫌多，求其有用而方便，這是聰明的用物原則。

不論是梳髮去垢或搔癢，畢竟是梳子的正常用途，用以治病，卻接近天方夜譚了。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記載的那幾句話，我前後讀了不下十次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你以為梳子能治什麼病？當然跟蝨子有關。李時珍引一個叫陳藏器的人說法：「蝨病，煮汁服之(梳篦)，及活蝨入腹為病成癥瘕者」。接下來他收錄的附方，是「敗梳敗篦各一枚，各破作兩份，以一份燒研，一份用水五升煮，取一升調服」。千真萬確，原文也十分白話了，就是用舊梳舊篦各一枚，各分作一半，以五升水煮，喝一升，即癒。李時珍白紙黑字寫下來的。如果單指這一條，可能是誤錄，但是接下來的幾帖藥方，則表示以上所述非個例。

總而言之，凡是「不通」的，都可以用梳子「梳通」，方法都是用木梳燒灰，計有「噎塞不通」(噎到)、「小便淋痛」(這個不必解釋吧)、「髮哽咽中」(頭髮哽到喉嚨，那一定誤當髮菜食用)。乳汁不通，配合內服通乳藥，外用木梳梳乳周百餘遍。還有一條，和「通」無關的，是治霍亂。方法也是敗木梳一枚，燒灰，以酒代水服食。另外，蜜蜂叮螫，以熱木梳熨傷處；狗咬傷，亦以木梳煮水食之。

你，相信嗎？我好奇的是，這些醫方，確實有人服過，並因此而病癒？這些發現，讓我不得不對《本草綱目》另眼相看。這哪是醫書，簡直是傳奇或志怪，像小說者言了，尤其我服膺藥食同源的道理，常自行調理中藥，為此多少有些憂心。

綜合這些藥方有兩個特徵，一是梳篦要舊，二須是木的材質。不知道關鍵在哪。我用的是扁梳質材計有木、牛骨、塑膠合成，多半來不及變舊，就莫名不見。即使真能治病，也絕對找不到舊梳煮水。我倒有一枝用了五年的舊髮夾，那年剪

了短髮，見到這枝鑲著亮珠子的髮夾，還是決定買下，耐心等髮變長。用了兩年，亮珠落盡，黑絨毛逐次剝落，露出半鏽的鐵骸。我便不好意思再戴出門，可是，只要在家，我就用這枝又舊又大，卻最舒服好用的破髮夾。

那麼，我的梳子們去了哪？一些陌生地方，譬如旅館，或者馬來西亞兩個家的某個角落。百貨公司、餐館的洗手間；計程車的座位上，火車的甬道間。像是孢子，四處散落。可以預見的是，這個譜系會隨著時間，無限蔓延。

（選自鍾怡雯著《我和我豢養的宇宙》，聯合文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

## 導讀：

作者鍾怡雯，廣東人，一九六九年馬來西亞出生，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，現任教元智大學。曾獲聯合報、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。著有《河宴》、《垂釣睡眠》、《我和我豢養的宇宙》、《飄浮書房》等散文集。

鍾怡雯因出生馬來西亞，早期作者內容呈現諸多南洋生活風貌，對該地歷史人文著墨較多。近些年來，寫作內容較偏重一般平凡生活的小事小物。由於作者心思細膩，想像力豐沛，加之獨特的文字魅力、即便信手拈來的平凡題材，都能有與眾不同的表達。

本文〈梳不盡〉是作者專注如首飾、家具、寵物、化妝品等日常生活物品，系列題材中的一篇。主要是以梳子與篦子為內容。〈梳不盡〉意謂梳子篦子是永遠梳不盡梳不停的。

作者開頭即破題『每增加一個背包，我就順手多買一把梳子。』點出梳子的必要性。然後開始細數與梳子篦子相關的典故，作者旁徵博引，指出唐朝神醫孫思邈的「百齒梳」是養生要法，又舉人〈種樹郭橐駝傳〉的「順木之天」，養髮如養樹之道理，並舉《本草綱目》美髮、治病之秘；由沈從文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的蓄髮，說到「留髮的意義」，更指出《禮儀》與髮相關的資料。除了引經據典，運用大量掌故，文中不時穿插一些趣味，如與老師大年初二通電話詢問「古人為什麼留長髮」、同學教以以筆為簪、說到抹髮油的男子、家鄉老一輩女人的髮膏，並將外婆一併放入「梳不盡」的記憶中。作者顯然花了十分多的時間去蒐集有關髮與梳的資料，全文充滿知性，但因作者深具巧思，在眾多典故資料中，仍時而展現她靈活趣味的文字技巧，使人讀之，絲毫不覺枯燥。

## 品味時間：

1. 本文是以「梳子與篦子」為題材的文章，你是否也可選讀一、二篇其他作者「詠物」文章，以為對照。

2. 請討論本文所提《本草綱目》有關養髮之道，你也有自己一套的養髮之道嗎？